

第三十四回

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

话说楚成王假饰乘车赴会，跟随人众俱是壮丁，内穿暗甲，身带暗器，都是成得臣、斗勃选练来的，好不勇猛！又遣芈吕臣、斗般二将统领大军，随后而进，准备大大厮杀。宋襄公全然不知，堕其圈套，正是“没心人遇有心人，要脱身时难脱身”了。楚王拿住了襄公，众甲士将公馆中所备献享犒劳之仪，及仓中积粟，掳掠一空，随行车乘，皆为楚有。陈、蔡、郑、许、曹五位诸侯，人人惊悚，谁敢上前说个方便。楚成王邀众诸侯至于馆寓，面数宋襄公六罪，曰：“汝伐齐之丧，擅行废置，一罪也；滕子赴会稍迟，辄加羞辱，二罪也；用人代牲，以祭淫鬼，三罪也；曹缺地主之仪，其事甚小，汝乃恃强围之，四罪也；以亡国之余，不能度德量力，天象示戒，犹思图伯，五罪也；求诸侯于寡人，而妄自尊大，全无逊让之礼，六罪也。天夺其魄，单车赴会，寡人今日统甲车千乘，战将千员，踏碎睢阳城，为齐、郕各国报仇！诸君但少驻车驾，看寡人取宋而回，更与诸君痛饮十日方散。”众诸侯莫不唯唯。襄公顿口无言，似木雕泥塑一般，只多著两行珠泪。须臾，楚国大兵俱集，号曰千乘，实五百乘。楚成王赏劳了军士，拔寨都起，带了宋襄公，杀向睢阳城来。列国诸侯，奉楚王之命，俱屯孟地，无敢归者。史官有诗讥宋襄之失，诗云：

无端媚楚反遭殃，引得睢阳做战场。

昔日齐桓曾九合，何尝容楚近封疆。

却说公子目夷自孟地盟坛逃回本国，向司马公孙固说知宋公被劫一事，“楚兵旦暮且到，速速调兵，登陴把守。”公孙固曰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公子须暂摄君位，然后号令赏罚，人心始肃。”目夷附公孙固之耳曰：“楚人执我君以伐我，有挟而求也。必须如此如此，楚人必放吾君归国。”固曰：“此言

甚当。”乃向群臣言：“吾君未必能归矣，我等宜推戴公子目夷，以主国事。”群臣知目夷之贤，无不欣然。公子目夷告于太庙，南面摄政，三军用命，铃柝严明，睢阳各路城门，把守得铁桶相似。

方才安排停当，楚王大军已到，立住营寨，使将军斗勃向前打话，言：“尔君已被我拘执在此，生杀在我手，早早献土纳降，保全汝君性命！”公孙固在城楼答曰：“赖社稷神灵，国人已立新君矣，生杀任你，欲降不可得也。”斗勃曰：“汝君见在，安得复立一君乎？”公孙固曰：“立君以主社稷也，社稷无主，安得不立新君？”斗勃曰：“某等愿送汝君归国，何以相酬？”公孙固曰：“故君被执，已辱社稷，虽归亦不得为君矣，归与不归，惟楚所命。若要决战，我城中甲车未曾损折，情愿决一死敌！”斗勃见公孙固答语硬挣，回报楚王。楚王大怒，喝教攻城，城上矢石如雨，楚兵多有损伤。连攻三日，干折便宜，不能取胜。楚王曰：“彼国既不用宋君，杀之何如？”成得臣对曰：“王以杀鄫子为宋罪，今杀宋公，是效尤也。杀宋公犹杀匹夫耳，不能得宋，而徒取怨，不如释之。”楚王曰：“攻宋不下，又释其君，何以为名？”得臣对曰：“臣有计矣。今不与孟之会者，惟齐、鲁二国。齐与我已两次通好，且不必较，鲁礼义之邦，一向辅齐定伯，目中无楚。若以宋之俘获献鲁，请鲁君于亳都相会，鲁见宋俘，必恐惧而来。鲁、宋是葵邱同盟之人，况鲁侯甚贤，必然为宋求情，我因以为鲁君之德，是我一举而兼得宋、鲁也。”楚王鼓掌大笑曰：“子玉真有见识！”乃退兵屯于亳都，用宜申为使，将卤获数车，如曲阜献捷。其书云：

宋公傲慢无礼，寡人已幽之于亳。不敢擅功，谨献捷于上国，望君辱临，同决其狱。

鲁僖公览书大惊，正是：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”明知楚使献捷，词意夸张，是恐吓之意，但鲁弱楚强，若不往会，恐其移师来伐，悔无及矣！乃厚待宜申，先发回书，驰报楚王，言：“鲁侯如命，即日赴会。”鲁僖公随后发驾，大夫仲遂从行。来至亳都，仲遂因宜申先容，用私礼先见了成得臣，嘱其于楚王前，每事方便。得臣引鲁僖公与楚成王相见，各致敬慕之意。其时，陈、蔡、郑、许、曹五位诸侯，俱自孟地来会，和鲁僖公共是六位，聚于一处商议。郑文公开言，欲尊楚王为盟主，诸侯喑喑未应，鲁僖公奋然曰：“盟主须仁义布闻，人心悦服。今楚王恃兵车之众，袭执上公，有威无德，人心疑惧。吾等与宋俱有同盟之谊，若坐视不救，惟知奉楚，恐被天下豪杰耻笑。楚若能释宋公之囚，终此盟好，寡人敢不惟命是听！”众诸侯皆曰：“鲁侯之

言甚善！”仲遂将这话私告于成得臣，得臣转闻于楚王。楚王曰：“诸侯以盟主之义责寡人，寡人其可违乎？”乃于亳郊更筑盟坛，期以十二月癸丑日，歃血要神，同赦宋罪。

约会已定，先一日将宋公释放，与众诸侯相见，宋襄公且羞且愤，满肚不乐，却又不得不向诸侯称谢。至日，郑文公拉众诸侯敦请楚成王登坛主盟。成王执牛耳，宋、鲁以下次第受歃，襄公敢怒而不敢言。事毕，诸侯各散。宋襄公讹闻公子目夷已即君位，将奔卫以避之，公子目夷遣使已到，致词曰：“臣所以摄位者，为君守也。国固君之国，何为不入？”须臾，法驾齐备，迎襄公以归，目夷退就臣列。胡曾先生论襄公之释，全亏公子目夷定计，神闲气定，全不以旧君为意，若手忙脚乱，求归襄公，楚益视为奇货，岂肯轻放。有诗赞云：

金注何如瓦注奇？新君能解旧君围。

为君守位仍推位，千古贤名诵目夷。

又有诗说六位诸侯公然媚楚求宽，明明把中国操纵之权，授之于楚，楚目中尚有中国乎？诗云：

从来兔死自狐悲，被劫何人劫是谁？

用夏媚夷全不耻，还夸释宋得便宜。

宋襄公志欲求伯，被楚人捉弄一场，反受大辱，怨恨之情，痛入骨髓，但恨力不能报；又怪郑伯倡议，尊楚王为盟主，不胜其愤，正要与郑国作对。时周襄王之十四年春三月，郑文公如楚行朝礼，宋襄公闻之大怒，遂起倾国之兵，亲讨郑罪，使上卿公子目夷辅世子王臣居守。目夷谏曰：“楚、郑方睦，宋若伐郑，楚必救之，此行恐不能取胜，不如修德待时为上。”大司马公孙固亦谏。襄公怒曰：“司马不愿行，寡人将独往！”固不敢复言，遂出师伐郑。襄公自将中军，公孙固为副，大夫乐仆伊、华秀老、公子荡、向訾守等皆从行，谍人报知郑文公。

文公大惊，急遣人告急于楚。楚成王曰：“郑事我如父，宜亟救之。”成得臣进曰：“救郑不如伐宋。”楚成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得臣对曰：“宋公被执，国人已破胆矣。今复不自量，以大兵伐郑，其国必虚，乘虚而捣之，其国必惧，此不待战而知胜负者也。若宋还而自救，彼亦劳矣，以逸制劳，安往而不得志耶？”楚王以为然，即命得臣为大将，斗勃副之，兴兵伐宋。宋襄公正与郑相持，得了楚兵之信，兼程而归，列营于泓水之南以拒楚。成得臣使人下战书。公孙固谓襄公曰：“楚师之来，为救郑也。吾以释郑谢楚，楚必归。不可

与战。”襄公曰：“昔齐桓公兴兵伐楚，今楚来伐而不与战，何以继桓公之业乎？”公孙固又曰：“臣闻‘一姓不再兴’。天之弃商久矣，君欲兴之，得乎？且吾之甲不如楚坚，兵不如楚利，人不如楚强。宋人畏楚如畏蛇蝎，君何恃以胜楚？”襄公曰：“楚兵甲有余，仁义不足。寡人兵甲不足，仁义有余。昔武王虎贲三千，而胜殷亿万之众，惟仁义也。以有道之君，而避无道之臣，寡人虽生不如死矣。”乃批战书之尾，约以十一月朔日，交战于泓阳。命建大旗一面于辂车，旗上写“仁义”二字。公孙固暗暗叫苦，私谓乐仆伊曰：“战主杀而言仁义，吾不知君之仁义何在也？天夺君魄矣，窃为危之！吾等必戒慎其事，毋致丧国足矣。”至期，公孙固未鸡鸣而起，请于襄公，严阵以待。

且说楚将成得臣屯兵于泓水之北，斗勃请“五鼓济师，防宋人先布阵以扼我”。得臣笑曰：“宋公专务迂阔，全不知兵。吾早济早战，晚济晚战，何所惧哉？”天明，甲乘始陆续渡水，公孙固请于襄公曰：“楚兵天明始渡，其意甚轻，我今乘其半渡，突前击之，是吾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。若令皆济，楚众我寡恐不敌，奈何？”襄公指大旗曰：“汝见‘仁义’二字否？寡人堂堂之阵，岂有半济而击之理？”公孙固又暗暗叫苦。须臾，楚兵尽济。成得臣服琼弁，结玉纓，绣袍软甲，腰挂雕弓，手执长鞭，指挥军士，东西布阵，气宇昂昂，旁若无人。公孙固又请于襄公曰：“楚方布阵，尚未成列，急鼓之必乱。”襄公唾其面曰：“咄！汝贪一击之利，不顾万世之仁义耶？寡人堂堂之阵，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？”公孙固又暗暗叫苦。楚兵阵势已成，人强马壮，漫山遍野，宋兵皆有惧色。

襄公使军中发鼓，楚军中亦发鼓。襄公自挺长戈，带着公子荡、向訾守二将，及门官之众，催车直冲楚阵。得臣见来势凶猛，暗传号令，开了阵门，只放襄公一队车骑进来，公孙固随后赶上护驾，襄公已杀入阵内去了。只见一员上将挡住阵门，口口声声叫道：“有本事的快来决战！”那员将乃斗勃也。公孙固大怒，挺戟直刺斗勃，勃即举刀相迎，两下交战，未及二十合，宋将乐仆伊引军来到，斗勃微有著忙之意，恰好阵中又冲出一员上将蒍氏吕臣，接住乐仆伊厮杀。公孙固乘忙，觑个方便，拨开刀头，驰入楚军。斗勃提刀来赶，宋将华秀老又到，牵住斗勃，两对儿在阵前厮杀。公孙固在楚阵中，左冲右突，良久，望见东北角上甲士如林，围裹甚紧，疾驱赴之，正遇宋将向訾守，流血被面，急呼曰：“司马可速来救主！”公孙固随著訾守，杀入重围，只见门官之众，一个个身带重伤，兀自与楚军死战不退。原来襄公待下人极有恩，所以门官皆尽死力。楚军见公孙固英勇，稍稍退却。公孙固上前看时，

公子荡要害被伤，卧于车下，“仁义”大旗已被楚军夺去了。襄公身被数创，右股中箭，射断膝筋，不能起立。公子荡见公孙固到来，张目曰：“司马好扶主公，吾死于此矣！”言讫而绝，公孙固感伤不已。扶襄公于自己车上，以身蔽之，奋勇杀出。向訾守为后殿，门官等一路拥卫，且战且走，比及脱离楚阵，门官之众，无一存者。宋之甲车，十丧八九。乐仆伊、华秀老见宋公已离虎穴，各自逃回，成得臣乘胜追之，宋军大败，輜重器械，委弃殆尽，公孙固同襄公连夜奔回。宋兵死者甚众，其父母妻子，皆相讪于朝外，怨襄公不听司马之言，以致于败。襄公闻之，叹曰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擒二毛。寡人将以仁义行师，岂效此乘危扼险之举哉？”举国无不讥笑。后人相传，以为宋襄公行仁义，失众而亡，正指战泓之事。髯翁有诗叹云：

不恤滕鄙恤楚兵，宁甘伤股博虚名。

宋襄若可称仁义，盗跖文王两不明。

楚兵大获全胜，复渡泓水，奏凯而还。方出宋界，哨马报：“楚王亲率大军接应，见屯柯泽。”得臣即于柯泽谒见楚王献捷。楚成王曰：“明日郑君将率其夫人，至此劳军，当大陈俘馘以夸示之。”原来郑文公的夫人聃氏，正是楚成王之妹，是为文聃，以兄妹之亲，驾了輜辇，随郑文公至于柯泽，相会楚王。楚王示以俘获之盛。郑文公夫妇称贺，大出金帛，犒赏三军。郑文公敦请楚王来日赴宴。次早，郑文公亲自出郭，邀楚王进城，设享于太庙之中，行九献礼，比于天子。食品数百，外加笾豆六器，宴享之侈，列国所未有也。文聃所生二女，曰伯聃、叔聃，未嫁在室。文聃又率之以甥礼见舅，楚王大喜。郑文公同妻女更番进寿，自午至戌，吃得楚王酩酊大醉。楚王谓文聃曰：“寡人领情过厚，已逾量矣！妹与二甥，送我一程何如？”文聃曰：“如命。”郑文公送楚王出城先别，文聃及二女，与楚王并驾而行，直至军营。原来楚王看上了二甥美貌，是夜拉入寝室，遂成枕席之欢，文聃彷徨于帐中，一夜不寐，然畏楚王之威，不敢出声。以舅纳甥，真禽兽也！次日，楚王将军获之聃，赠于文聃，载其二女以归，纳之后宫。郑大夫叔詹叹曰：“楚王其不得令终乎？享以成礼，礼而无别，是不终也。”

且不说楚、宋之事。再表晋公子重耳，自周襄王八年适齐，至襄王十四年，前后留齐共七年了。遭桓公之变，诸子争立，国内大乱，及至孝公嗣位，又反先人之所为，附楚仇宋，纷纷多事，诸侯多与齐不睦。赵衰等私议曰：“吾等适齐，谓伯主之力，可借以图复也。今嗣君失业，诸侯皆叛，此其不能为公子谋亦明矣。不如更适他国，别作良图。”乃相与见公子，欲言其事。公

子重耳溺爱齐姜，朝夕欢宴，不问外事，众豪杰伺候十日，尚不能见。魏犇怒曰：“吾等以公子有为，故不惮劳苦，执鞭从游，今留齐七载，偷安情志，日月如流，吾等十日不能一见，安能成其大事哉？”狐偃曰：“此非聚谈之处，诸君都随我来。”乃共出东门外里许，其地名曰桑阴，一望都是老桑，绿荫重重，日色不至。赵衰等九位豪杰，打一圈儿席地而坐。赵衰曰：“子犯计将安出？”狐偃曰：“公子之行，在我而已。我等商议停妥，预备行装，一等公子出来，只说邀他郊外打猎，出了齐城，大家齐心劫他上路便了。但不知此行，得力在于何国？”赵衰曰：“宋方图伯，且其君好名之人，盍往投之？如不得志，更适秦、楚，必有遇焉。”狐偃曰：“吾与公孙司马有旧，且看如何？”众人商议许久方散。

只道幽僻之处，无人知觉，却不道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说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作。”其时姜氏的婢妾十余人，正在树上采桑喂蚕，见众人环坐议事，停手而听之，尽得其语，回宫时，如此恁般，都述于姜氏知道。姜氏喝道：“那有此话，不得乱道！”乃命蚕妾十余人，幽之一室，至夜半尽杀之，以灭其口。蹴公子重耳起，告之曰：“从者将以公子更适他国，有蚕妾闻其谋，吾恐泄漏其机，或有阻挡，今已除却矣。公子宜早定行计。”重耳曰：“人生安乐，谁知其他，吾将老此，誓不他往。”姜氏曰：“自公子出亡以来，晋国未有宁岁。夷吾无道，兵败身辱，国人不悦，邻国不亲，此天所以待公子也。公子此行，必得晋国，万勿迟疑！”重耳迷恋姜氏，犹弗肯。次早，赵衰、狐偃、臼季、魏犇四人立宫门之外，传语：“请公子郊外射猎！”重耳尚高卧未起，使宫人报曰：“公子偶有微恙，尚未梳栊，不能往也。”齐姜闻言，急使人单召狐偃入宫，姜氏屏去左右，问其来意。狐偃曰：“公子向在翟国，无日不驰车骤马，伐狐击兔。今在齐，久不出猎，恐其四肢懒惰，故来相请，别无他意。”姜氏微笑曰：“此番出猎，非宋即秦、楚耶？”狐偃大惊曰：“一猎安得如此之远？”姜氏曰：“汝等欲劫公子逃归，吾已知，不得讳也。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，奈彼执意不从。今晚吾当设宴，灌醉公子，汝等以车夜载出城，事必谐矣。”狐偃顿首曰：“夫人割房闱之爱，以成公子之名，贤德千古罕有！”狐偃辞出，与赵衰等说知其事。凡车马人众鞭刀糗糒之类，收拾一一完备，赵衰、狐毛等先押往郊外停泊。只留狐偃、魏犇、颠颉三人，将小车二乘伏于宫门左右，专等姜氏送信，即便行事。正是：“要为天下奇男子，须历人间万里程。”

是晚姜氏置酒宫中，与公子把盏。重耳曰：“此酒为何而设？”姜氏曰：

“知公子有四方之志，特具一杯饯行耳。”重耳曰：“人生如白驹过隙，苟可适志，何必他求？”姜氏曰：“纵欲怀安，非丈夫之事也。从者乃忠谋，子必从之！”重耳勃然变色，搁杯不饮。姜氏曰：“子真不欲行乎？抑诳妾也？”重耳曰：“吾不行，谁诳汝！”姜氏带笑言曰：“行者，公子之志，不行者，公子之情，此酒为饯公子，今且以留公子矣，愿与公子尽欢可乎？”重耳大喜，夫妇交酢，更使侍女歌舞进觞。重耳已不胜饮，再四强之，不觉酩酊大醉倒于席上，姜氏覆之以衾，使人召狐偃。狐偃知公子已醉，急引魏犇、颠颉二人入宫，和衾连席抬出宫中，先用重褥衬贴，安顿车上停当。狐偃拜辞姜氏，姜氏不觉泪流。有词为证：

公子贪欢乐，佳人慕远行。

要成鸿鹄志，生割凤鸾情。

狐偃等催趲小车二乘，赶黄昏离了齐城，与赵衰等合做一处，连夜驱驰，约行五六十里，但闻得鸡声四起，东方微白。重耳方才在车儿上翻身，唤宫人取水解渴。时狐偃执辔在傍，对曰：“要水须待天明。”重耳自觉摇动不安，曰：“可扶我下床。”狐偃曰：“非床也，车也。”重耳张目曰：“汝为谁？”对曰：“狐偃。”重耳心下恍然，知为偃等所算，推衾而起，大骂子犯：“汝等如何不通知我，将我出城，意欲何为？”狐偃曰：“将以晋国奉公子也。”重耳曰：“未得晋，先失齐，吾不愿行！”狐偃诳曰：“离齐已百里矣，齐侯知公子之逃，必发兵来追，不可复也。”重耳勃然发怒，见魏犇执戈侍卫，乃夺其戈以刺狐偃。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